

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

〈止酒〉詩說：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己。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

酒雖然傷身，但傷身之害是隱藏性而又長遠累積而成的，不易察覺；而當下所喝的酒味之趣，則是非常明顯而濃厚，很容易把握，因此一般人總是盡興於具體的酒趣，對於長久性的傷害只是懷著一層畏懼但模糊的印象。而且不能兩全其美的是：適度的小酌，並不能激發忘的效果；儘管不必大醉，也須超量，才能使心神恍惚的酒趣呈現。何況淵明又認為，人的一生不滿百歲，若有酒不飲，徒然使形骸拘屈，心意不快，又有何貴於此不滿百年之身？因此他雖然「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然而終其一生，仍舊是止不了酒。故喜歡喝酒的人，就常在此愛之又畏之的心情中，舉杯喝下去！

五、陶淵明和農耕生活。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從上古以來，農夫生活，便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既已和大地相親，安守田園，其間作息勞苦不勞苦，本無所繫心，他們也自不繫心。由於讀書人自命歸隱之後，言耕作辛苦，而農夫始自言苦。人終其一生，自必須為生活勞動，或是勞心，或是勞力，而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於人，各盡其分。孔子說自己不如老農、老圃，又說：「君子憂道不憂貧，謀道不謀食。」故孔子以好學樂道自居，食不求飽，居不求安，《論語·述而篇》：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衛靈公篇〉記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皆病，子路埋怨說：「君子也會困窮麼？」孔子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像這樣，他自然不會有抱窮之歎。陶淵明既然不願以心為形役，自應勞形，但他歸耕之後，又時常表示耕作辛苦，這裏他所表現的是讀書人的歸耕的辛苦，不是農人力耕的辛苦。〈雜詩〉之一：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
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麤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
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

歷來描素農夫耕作生活辛勞的，由於稅徵繁重所加諸的貧苦負擔，是佔著大部份因素，奇怪的是淵明都不曾提到這個原因，似乎徵稅的負擔在他來說是很小的，這不免讓人懷疑他所說的只是自己文人的苦，不是農夫實際生活中深層的苦。他所以長年飢貧，自己說是「拙生失其方」，這的確是主要的因素。首先他並不是真的很認真在耕作，只是為生活不得不耕作而耕作，其次是為酒所困，於農事多少有所影響，這兩項因素在他的詩中是不難體會到的。〈懷古田舍〉詩：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履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
啟塗情已緬。鳥弄歡新節，冷風送餘善。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
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心長勤。秉耒歡時務，
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
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
聊為隴畝民。

這兩首詩寫他耕作時的心情，第一首說自己屢空，故不免春作，但心情不是因耕作而歡欣，是因春天的新景，園田的悠靜，和自己心懷相契會的歡欣，一種長保其心志的歡欣。第二首說孔子顏回憂道不憂貧的情境很難企及，故只得以耕種自資，「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自然而閒遠的日子，讓他對於田園中的風物感覺到新欣的氣息，說到真正的農耕，他不過是聊且寄寓為隴畝民而已，故黃文煥和沃儀仲都說他並不是真的在當農夫：

黃文煥曰：「長吟者，非真自棄於隴畝也，不得不聊為之。胸中道德經濟之懷，豈易向人道哉？」

沃儀仲曰：「寄託原不在農，借此以保吾真。聊為隴畝民，即簡兮萬舞之意，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見《靖節先生集》卷三）

既非真正勤奮的在耕作，只是心契於田園的悠然生活情境，收穫沒能豐盛，也是意料中事。他對自己這般的心境也有表白，〈與子儼等疏〉說：

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益，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疏，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因為氣性的關係，他只是在追求內心的自由和真趣，所以對於田園的風光以及自己的感觸，有著細膩而宜人描繪，並且使景寄寓著情，情融會於景。〈歸園田居〉詩：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山丘。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空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得復返自然。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這三首詩情景交融，投射出他思想中所懷藏的三個面向：對自然的愛好，對時不我與的感慨和對自我理念的執著。「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把鄉村閒遠幽靜的景致，描繪得十分傳神，同時也反映出自己所冥會的自然心境。田園多餘暇，偶而和野老閒話家常，是生活中常見的一景，在此清平恬淡的日子裏，又寄寓著霜霰一至便同草莽零落的歲月易逝的感慨之情。「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帶月兩字把農夫在田野的歸

路上，勾畫成爲鮮明有韻致的圖畫，儘管農事辛苦，夕露霑衣，這並不足惜，因爲農村生活能使自己的心靈自由，和自己的心願不違。這些詩的意境風格對於後來唐代王維、孟浩然等一派的田園山水詩人的詩風創作，有十分深刻的影響，他們都一致有意的模仿陶淵明這種融合情意於田園景致的自然的詩境。

〈五柳先生傳〉自我表白說：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望懷得失，以此自終。

《晉書·陶潛傳》說他：「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這些描述應該符合事實，他在〈與子儼等疏〉中說：

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

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

自己不積極營生，使得稚小都須勞事雜役，一方面內愧於心，一方面又以執守固窮之節的前賢自我慰藉。在與子疏中，他不自覺的顯露出內心的衝突和掙扎。〈雜詩〉第六首說：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

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在值？傾家持作樂，竟此歲月駛。

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詩中感歎歲月易逝，年華已老，此生不再重來，故當傾家所有以爲飲酒之資，以盡餘年，何必在身後留金錢給子孫呢？抱持著這樣的想法，怎麼也不像是一位真正的農人，更何況酒不離身呢？顏延之說他：「心好異書，性樂酒德。」他自己也說：「酣觴賦詩，以樂其志。」他作彭澤令時，公田悉令種秫，說：「我常得醉於酒足矣！」〈和劉柴桑〉詩：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奮。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飢飢。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疏。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茅茨之屋已經葺成，而新田又須翻耕。東風轉為淒涼薄冽，春酒可以解我飢飢，酒雖醜薄如弱女，也差可慰情，聊勝於無。歲月漸暮，世事漸疏。耕織足用即可，何須取多？百年之外，身名同歸於盡，何況那些身外之物呢！他既慨歎盛年不再，不如及時行樂；又盡日酣耽於酒，歌詠自娛；又不多營生業，為子孫作計，綜合這些因素，雖然不欲窮困，可以麼？〈有會而作〉詩：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怒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多余師。

淵明有許多描述衣食拮据的詩句，如「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闕灶不見煙。」等，語句已經到了窮困無聊賴之極，甚至還寫了一首〈乞食〉詩。不過生活上再如何難捱，心靈上則遙懷古賢，師法他們固窮的志節，「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他有〈詠貧士〉詩七首，既借前賢以自勵，也表明己心之所志。第一首：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以孤雲自比，光暉難見。眾鳥於晨間飛翔，已獨未夕便來歸。既然與俗不諧，自難有知音，也是料想中事，語意蒼涼沉鬱。第四首：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

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這首詩借詠黔婁安守貧賤的襟懷以自比，又以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話作結以自勵。從此處他尋找到一條自我貞定的生命支點。這裏他也為歷代讀書人的出處立了一個典型的模式：不是作官，即是歸耕。而歸耕是要堅持固窮的志節，並不同於老農的力耕。他的窮苦剖白，代表著歷來從官場中擠退下來的士人生活的拮据貧況；而他所堅持的心路歷程，也代表著這些士人內心所必然執著的理念，因此，從古到今，他受到這些人最高的歌詠和尊崇。是故，陶淵明之歎，是讀書人的歸耕之歎。

六、陶淵明和松菊

孔子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屈原說：「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松，它在嚴冬萬木蕭條、顏色退盡的時節，而不改變自己的青蔥。菊，它在秋霜凝枝、繁花落後的季節，才綻放出花朵。這是松菊的植物特性，而詩人則拿來象徵自己的品格。陶淵明喜歡菊是大家公認的，其實他明確的用來自我比擬的還有松。〈和郭主簿〉詩第二首：

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

〈擬古〉詩：

蒼蒼古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

〈歸去來兮辭〉：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淵明不但以松菊自比，他居家周圍也多栽植松菊，故他獨自飲酒時，便常常流連於松菊之間，〈飲酒〉詩：

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提壺挂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